



间隙和奸细

丛 深 林 予 刘永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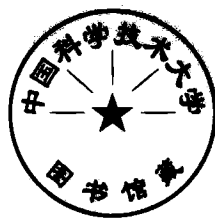
群 众 出 版 社

I234.7/50

间 隙 和 奸 细

(话 剧)

丛 深 林 予 刘水长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间 隙 和 奸 细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72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1000册 定价:0.23元

内 容 提 要

东北抗日联军的响水河支队，活跃在敌人重要的军用木材基地，日伪军多年重兵讨伐，不能奏效，“七七”事变之后，日寇急需根除这一心腹之患，采用日本特务机关的诡计，派遣其长期训练的托派分子冒充省委特派员打入响水河支队。披着马克思主义伪装的奸细，利用支队内部幼稚的过左思想和宗派情绪，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使队伍受到严重损害。在危急之际，支队领导依靠城市地下工作者的配合，在艰险的环境中，察明假特派员，并利用反间计诱敌上钩，终于铲除了奸细，弥合了间隙，重新团结起来的支队取得了新的胜利。

人 物 表

- 丁浩章 东北抗日联军响水河支队支队长。
- 甘 泉 响水河支队政委。
- 向 群 响水河支队政治部主任。
- 卢凤仙 响水河支队第五分队长。
- 卢凤翔 响水河支队参谋长，卢凤仙之兄。
- 杨慧芳 先是响水河支队后勤处长，后是哈尔滨地下交通站站长，甘泉之妻。
- 杜知雯 响水河支队军医，丁浩章之妻。
- 杜知需 环山镇伪警察分署长，杜知雯之弟。
- 潘大可 日本特务机关的奸细。
- 吴长茂 响水河支队参谋。
- 老 明 地下交通员。
- 吕子安 地下交通员，叛徒。
- 杜兰亭 环山镇开林木材公司经理，丁浩章的舅父并岳父，杜知雯和杜知需的父亲。
- 张观三 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公开身份是环山镇伪警察分署的警尉补。
- 车营长 伪军警备营营长。
- 小 蔡 车营长的护兵。
- 卫生员 响水河支队的卫生员。
- 姨太太 山林讨伐大队长的姨太太。

第 一 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东北某县环山镇开林木材公司 经理杜兰亭家的客厅。

〔中西合璧的建筑，玻璃门窗是中式木棂，墙壁和方柱镶着俄式木围裙。右侧屏风前摆设硬木雕花的方靠椅、茶几和鼓式凳，左侧摆着牛皮沙发和玻璃砖茶几。正门两侧悬挂刻字描金的对联：“紫荆又花兄弟乐，蓝田无税子孙耕”，横额是：“本固枝荣”。透过正门的珠帘可见院内影壁背面的大双喜字。天棚悬挂两盏走马灯，虽是中午，电灯也亮着，催动着三英战吕布之类的彩色人马冉冉旋转。

〔幕启：大门外的鼓乐队正在卡戏，两个扎白围裙托木方盘上菜的人从正门快步走上，他们口喊“油着——”分向左右两侧奔下，使人感到两侧的房间里有许多桌热闹的筵席，不断传出猜拳行令、高声让酒和开怀大笑的喧嚣声。〔鼓乐队吹响报客的号声：“呜——呜呜呜呜——”杜兰亭急忙从右侧奔上准备迎客，花白而稀疏的头发，梳成油光的背头，身穿长袍马褂，胸前佩带“主婚”缎带。同时身穿长袍佩带“知宾”缎带的老明从正门奔上。

老 明 经理，第二警备营的车营长带着马队从县城赶来啦！

杜兰亭 快请！

〔院内马蹄杂踏和群马嘶鸣声。老明引车营长和他的护兵小蔡从正门上，都戴战斗帽，官穿马靴配手枪，兵扎绑

腿背马枪。

杜兰亭 车营长，有失远迎，当面谢罪！

车营长 兄弟来晚了，八里沟一带常有游击队活动，不敢快走。

杜兰亭 车营长担着风险从县城赶来，真赏我杜兰亭的脸哪！

车营长 开林公司杜经理的小姐和外甥结婚，我豁出来几条人命，也得赶到环山镇来贺喜呀！

杜兰亭 多谢了！

车营长 可我带来六十八个弟兄，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杜兰亭 赏光啦！

老明 车营长，快请弟兄们到东厢房入席吧。

车营长 那就叨扰了。小蔡，传令人席。

小蔡 是。

老明 车营长，弟兄们背大枪入席不大方便……

车营长 对，小蔡，把枪都架在一块，你先站岗看枪，再派俩人喂马。

小蔡 是。

〔小蔡和老明从正门下。

〔姨太太端一杯酒从左侧上。

姨太太 大破车姗姗来迟，先罚一杯！

车营长 哎哟，小嫂子，我认罚！（接酒干杯）大队长来了吗？

姨太太 咳！山林讨伐大队就是走星照命，说是抗日联军的响水河支队又烧了军用原木，他就得带着大队出去转游。

〔杜知需用手绢擦着嘴从左侧上，警尉官衔，腰挂洋刀和手枪。〕

车营长 杜署长，我今天来喝你姐姐的喜酒，多咱喝你的呀？

杜知需 车营长，找媳妇难哪！（指姨太太）象这样的美女，宁肯去当姨太太也相不中我。

姨太太 （捣杜知需一拳）杜经理，不管管你儿子？

杜兰亭 该打！

〔老明从正门上。〕

老明 经理，卢炮兄妹俩献鹿来了。

杜兰亭 让他们进来。

〔老明引身背猎枪的卢凤翔和卢凤仙上，哥哥肩扛梅花鹿尸，妹妹手端盛新鹿茸的红布托盘。张观三手拿筷子从左侧上。〕

卢凤翔 杜经理，我们没有别的贺礼，我妹子特意打来一只梅花鹿，表表心意吧。

杜兰亭 （高兴地）谢谢了！知需，去拿八十块钱赏给凤仙姑娘。

〔杜知需应声下。〕

车营长 我说卢炮，你爹和你可是百里闻名的老卢炮和少卢炮，你妹子又出息成一个女卢炮？你们家有祖传秘方吧？

卢凤翔 对付着糊口就是了。

张观三 （带着酒意，手拿筷子挑逗卢凤仙）姑娘，把你的枪法教咱两招好不好？

〔卢凤仙挥手打掉张观三的筷子。〕

卢凤翔 （拾起筷子笑着还给张观三）张警尉补要是真想学打围，那还不好说吗？

老 明 各位慢吃慢喝，回头添上一道又鲜又嫩的串烤鹿肉！

〔杜兰亭让车营长向右侧下，张观三和姨太太向左侧下，上来两个佣人取走鹿尸和鹿茸。

〔杜知需上，拿一叠钞票交给卢凤仙，而后走到茶几旁拿纸烟，老明凑过去给他点火，两人乘机低语。

杜知需 响水河支队怎么还没来？

老 明 八成是出岔头啦！

杜知需 你们再不下手，来宾可有要走的啦！

〔杜知需说罢从正门下。

〔卢凤翔在一旁拿小烟袋装烟，老明走过去给他点火，两人乘机低语。

老 明 再等就晚啦！

卢凤翔 拜席吧！

老 明 （走到门口向院内喊）新郎新妇拜席啦！

〔鼓乐换了新乐曲，从正门走上的男女傧相挑开珠帘，新郎丁浩章和新娘杜知雯相继走上，后随两个端酒壶托盘的女佣人。新郎西装革履，胸挂红花，下垂“新郎”缎带。新娘旗袍丝袜，头饰一串绢花，胸挂红花，下垂“新娘”缎带。有几个好热闹的青年宾客离席跑来看新郎新娘，往他们头上撒五彩缤纷的纸条和纸屑。傧相引导新郎新娘往右侧走，但刚走几步，新郎忽然停步转身，朝着左右两侧席上的宾客演说起来。

丁浩章 各位来宾！趁此拜席敬酒的机会，浩章有几句话想

说一说。

〔许多男女宾客纷纷离席从两侧上，有的手端酒杯，有的拿着筷子或羹匙，有的正在咀嚼，有的拿手帕擦嘴，都好奇地望着新郎。〕

老年女宾 （边走边诧异地问姨太太）新郎子拜席怎么还带讲话的？

姨太太 八成是从北平学来的新规矩。（带头鼓掌）欢迎！

〔众人鼓掌，老明从正门下。〕

丁浩章 各位光临浩章和知雯的婚礼，我们不胜荣幸之至，谨致衷心的谢意！

老年男宾 （捋须赞赏）真是口才出众，仪表非凡！

中年男宾 不愧是北平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

〔众人鼓掌。〕

丁浩章 今天是“七七”事变以后的第十一天，再过两个月，就是“九一八”六周年的纪念日。浩章虽愚，但私喜不敢忘却国忧，家荣不敢忘却国耻，新婚不敢忘却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正置身于日寇铁蹄之下，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

〔众宾客面面相觑，个个愕然。〕

杜兰亭 （大声吆喝）浩章！莫谈国事！（推丁浩章走）快给来宾敬酒！

丁浩章 舅舅，浩章办了一件事，没有预先跟您商量，乞求谅解！

杜兰亭 什么？

丁浩章 我们近来在环山镇一带秘密联合了几百名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决心奋起抗日！

众人 （震惊得目瞪口呆）啊？！

丁浩章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依浩章之愚见，各位之中甘当汉奸者寥寥无几，那么，不才浩章等人，愿以七尺之躯和一腔热血投入抗日战场，洗我国耻，振我国威，伸张我中华民族之正气，理应得到各位慷慨赞助。

车营长 你，你想干什么？！

丁浩章 别无他求，只因我们人多枪少，所以今天要求借来宾们带来的枪枝弹药，用以抗日杀敌！

〔丁浩章的语音一落，卢氏兄妹和两个扎围裙端方盘的人一齐亮出手枪。〕

四个持手枪的人 （同声大喝）不许动！

〔宾客们大惊失色，太太们短促惊呼。传来院内的连声吆喝：“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卢凤翔 在场有几位身上带手枪的，都交出来！

〔老明跑上。〕

老明 （佯作惊慌）这是怎么啦？！

〔卢凤仙和扎围裙的人分头到两侧去收手枪，这时，躲在左侧的张观三暗中掏出手枪顶上子弹，瞄准丁浩章就要开枪，正在收缴车营长手枪的卢凤仙手急眼快，一甩手枪，“叭！”张观三右手中弹，手枪落地。〕

卢凤仙 （拾起张观三的手枪，顽皮地看他流血的手掌）我先教给你这头一招！学到手了吧？

老明 （急忙掏出白绸子手绢给张观三包扎伤手，低声说）张警尉补，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一躲吧！

张观三 没想到打雁的叫雁鸽了眼！没关系！

卢凤翔 这个警尉补最坏，把他绑上！

〔扎围裙的人和卢凤仙一起用绳子捆住张观三。

〔小蔡从正门跑上。

小 蔡 （惊慌地）营长！咱们的枪和马都叫他们给缴去了！

车营长 （痛悔地）哎！

姨太太 （急问老明）跟我来的护兵呢？枪呢？

老 明 （故作叫苦状）咳！跟谁来的也都叫人家收拾勒索啦！

姨太太 哎哟！我的妈呀！

老 明 （对丁浩章）少爷！你这也太不开面了呀！

丁浩章 明先生！你反对抗日吗？

老 明 杜经理做买卖最讲信义，你怎么干这一锤子买卖呀？

卢凤翔 （指老明）这个跑外柜的也不是东西，净给汉奸溜须，（转对老明）再不老实把你也绑上！

车营长
姨太太 （齐向杜兰亭求救）杜经理！

杜兰亭 （痛心疾首）我杜兰亭没法作人啦！我养虎贻患，害了老亲故友啊！

丁浩章 舅舅！

杜兰亭 （颤抖地指丁浩章）你忘恩负义！是我把你这个穷小子养大的呀！是我供你上的大学，又把千金小姐许配给你呀！你为啥要叫我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哪？！你！……（突然昏厥，被众人扶住，仰在沙发上）

杜知雯 （惊呼）爸爸！（摸杜兰亭脉搏）

〔两个背枪的林业工人架杜知雯从正门上。

工人甲 卢炮，这个汉奸分署长正在偷着给县警察署打电话，叫我们抓住了！

杜知需 （看见昏厥的杜兰亭）爸爸！

杜知雯 （对扎围裙的人）快帮我把老爷子扶到里屋去！

〔几个人同杜知雯扶杜兰亭向左侧下。

杜知需 （佯作愤怒已极状）姓丁的！我跟你拼命！

〔杜知需狠力挣脱，迅即抽出洋刀向丁浩章砍去，被卢凤翔和两工人扭住。

卢凤翔 杜警尉！你要作死？

丁浩章 （佯作大怒状）把这两个汉奸都拉出去，就地枪决！

卢凤翔 是！

众宾客 （纷纷向丁浩章和卢凤翔求情）饶了他们吧！饶了他们吧！

车营长 丁先生，可别把事做绝呀！

卢凤翔 浩章，赏大伙个面子吧！

丁浩章 （略停）好吧！看在老亲故友的份上，暂且饶他们两条命！把他俩塞到仓房里押起来！

两工人 是！

〔两工人把杜知需和张观三绑在一条绳上，从正门押下。

丁浩章 各位来宾请到东西两厢休息，等我们撤离此地以后，各位就可以回府了。

众宾客 好，好。

丁浩章 今天浩章对各位招待不周，乃至唐突，如蒙海涵，日后当报。

众宾客 好说，好说。

〔卢凤翔和卢凤仙送众宾客由正门下。丁浩章刚向左侧

走，迎面遇见脖子上挂听诊器的杜知雯从左侧上。

丁浩章 老人家怎么样？

杜知雯 救过来了，浩章，你别去看，怕他再受刺激。

〔卢凤仙欢叫着从正门上。〕

卢凤仙 老丁大哥！来啦！响水河支队的同志赶来啦！

〔卢凤翔引甘泉和向群从正门上。〕

卢凤翔 浩章！这就是响水河支队的政委甘泉同志！

丁浩章 （热情握手）甘泉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

甘 泉 丁浩章同志！（与杜知雯握手）新娘子同志！恭喜你们新婚和起义同时成功！（指门外大双喜字）这真是双喜临门哪！这是咱们支队政治处主任向群同志。

向 群 （与丁浩章握手）恭喜！（与杜知雯握手）恭喜！（与卢凤仙握手）恭喜！

卢凤仙 （调皮地）你知道我是谁呀，公喜婆喜的？

丁浩章 哈哈！我来介绍：这个调皮姑娘是卢凤仙同志，是教我打枪的女卢炮，有百步之内不用瞄准的本事。

甘 泉 好啊！咱支队正缺带兵的女将，女卢炮同志，让你当个分队长你敢不敢哪？

卢凤仙 你敢派我，我就敢当！

〔众人笑，杨慧芳从正门上。〕

卢凤翔 这是支队的后勤处长杨慧芳同志，是甘政委的那个，那个什么……

甘 泉 是跟我举行过婚礼的那个女同志。

杨慧芳 （笑）真啰嗦！

〔众人笑，杨慧芳同丁浩章和卢凤仙握手后，亲热地拉着

杜知雯的手到一旁去低声交谈。

甘 泉 我们一出青山口，叫一个关东军的骑兵巡逻小队给缠住了，左绕右拐也甩不掉，只好杀个回马枪把尾巴消灭，所以迟到了。

向 群 同志们说，刚才缴获的四十多支马枪，全都送给环山镇起义的战友，算作见面礼。

丁浩章 那太好啦！（从西装上衣兜取出名册交给甘泉）我们这是四百多人，还有不少赤手空拳的呢。

卢凤仙 （高兴地）嗨！我去挑一支小马枪！

〔卢凤仙跑下。〕

甘 泉 （翻看名册）噢！很详细的名册。（把名册交给向群）浩章同志，咱们商量一下两支队伍合编的事情吧？

丁浩章 好，请到我们的新房里坐。

〔甘泉、向群、丁浩章和卢凤翔向右侧下。〕

杨慧芳 知雯同志，听说你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四年级学生，老甘我们可高兴呢！咱们支队正缺一个有学问的军医。

杜知雯 杨大姐，我总是担心自己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抚摸杨慧芳皮带上的手枪）我连这个都没摸过。

杨慧芳 咳！我也是刚参军一年多，是老甘硬把带出来的。

杜知雯 那你以前……

杨慧芳 我从小就学裁缝手艺，我爸我妈都是哈尔滨的洋服匠。

杜知雯 可我爸爸是经营木材的资本家呀！

杨慧芳 这主要看你个人的决心和觉悟，听说咱们党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呢！

杜知雯 （大受鼓舞）杨大姐，能跟你在一起我真高兴！我拜你为师，永远跟你在一起！

杨慧芳 那可办不到！我今天就要离开队伍啦。

杜知雯 为什么？

杨慧芳 省委上个月来通知，叫我这几天去接替城市的地下工作。

杜知雯 那可太遗憾了！你从这就上县城火车站吗？

杨慧芳 对，我得求你给我找一件合适的便服。

杜知雯 好。

杨慧芳 知雯同志，你们家有没有能买到胶鞋的门路？

杜知雯 胶鞋？这附近商店里没有吗？

杨慧芳 这是敌伪控制很严的物资。咱们部队老走山路，很费鞋，我这个后勤处长离职的时候，还差八百双胶鞋没张罗上，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战士们！

杜知雯 杨大姐，你别发愁，这件事交给我吧。

杨慧芳 你真有门路？

杜知雯 我弟弟杜知需是环山镇警察分署署长，这次浩章从北平回到家来，天天跟他谈心，晓以爱国大义，我也帮助劝他改邪归正，他总还是个有热血的青年人，到底叫我们争取过来了，这次我们起事，知需就在暗中帮了不少忙。

杨慧芳 他能买到胶鞋？

杜知雯 知需是个机灵鬼，前些天他给浩章买了两万发子弹呢，还愁他买不到八百双胶鞋吗？

杨慧芳 好！这我就放心了！

杜知雯 杨大姐，咱们现在就去换衣服吧！

杨慧芳 好！

〔杜知雯挽杨慧芳向左侧下。〕

〔向群拿名册从右侧上，甘泉跟上。〕

甘 泉 小向，你想说什么？

向 群 （回头看看右侧）政委，新干部的任命，是不是等几天再宣布？

甘 泉 等什么呢？

向 群 省委特派员不是这几天就要到支队来吗？

甘 泉 队伍合编以后，由丁浩章同志任支队长，卢凤翔同志任参谋长，这是预先经过上级党同意的，省委特派员来了也不会反对。

向 群 这样安排，咱们原来的老同志会不会心里不服呢？

甘 泉 要跟大家讲清楚，丁浩章同志是在北平加入地下党的，卢凤翔同志也是环山镇的老地下党员；他们很出色地秘密组织起来队伍，又巧妙地利用结婚时机得到一大批枪支弹药，这样智勇双全的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当指挥员呢？咱们原来的同志如果有人不服，要加强教育，防止宗派情绪。

向 群 （微微点头）嗯。

甘 泉 小向，两支队伍合编以后，新老同志彼此不熟，容易有隔膜，闹磨擦。所以我们政治工作的中心就是加强团结，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同志团到一起，结成砸不碎的一大块。

向 群 对。

〔卢凤仙背马枪上。〕

卢凤仙 政委，啥时候给我们发军衣呀？